紅樓夢影/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八回　一簾風雨祀花神　半夜綢繆償孽債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玉留柳湘蓮吃飯，剛放筷子，賈蘭進來。寶玉教他見了湘蓮，又問他：「吃了飯沒有？」賈蘭說：「還沒呢！」寶玉說：「就在這裡吃罷。」叫鋤藥到大奶奶那邊說：「我叫阿哥在這裡陪客呢，不用等他吃飯。」鋤藥答應去了。這裡三個人吃著飯閒談。寶玉問一路上的古蹟，又問梅瑟卿的為人。

柳湘蓮便把一路上的景致細細敷演出來。說到游金山，賈蘭道：「你們二位倒暗合了杜審言的一句詩。」湘蓮問「那一句？」賈蘭說：「恰恰乎是『梅柳渡江春』。」三人一齊大笑起來。

寶玉說：「怎麼有這樣巧事呢。」賈蘭道：「天下這些名勝，我幾時才能見見這世面！」湘蓮笑道：「今年中了進士，點了翰林，放個差出去就可以見著了。」賈蘭笑道：「未必有那造化罷！就是有那命，到了那個時候，被眾人拘束起來，寸步難行，終不及足下這閒雲野鶴舒服。」湘蓮笑道：「各有各好處。」寶玉向湘蓮道：「你說要出關，索性等我出了場，咱們多盤桓幾天。」湘蓮道：「我也是這麼說，等聽了你們的喜信兒，我們再起身。」寶玉問：「你同誰去？」湘蓮說：「薛大哥要販些皮貨，叫我替他照應點兒。」

賈蘭問道：「這保鏢也遇見過賊沒有？」湘蓮說：「怎麼沒有？那年從江西上杭州，走到玉山地方，這日有點陰天，走到申酉的光景，忽然從竹林裡出來五個人，為首的是個年輕的，走過來攔住腳夫們。我問他：『什麼事？』他說：『誰許你們這麼公然走路？』我就問：『不公然走路，誰還給你下帖子通知你！』正說著過來個老頭子，有六十多歲，比我高著還有一頭，一部大長白鬍子，打著他們的鄉談，我也不懂。他就扯開彈弓，我容他放了三個空彈子，到了第四個，我就還了手，把他的那個彈子碰回去，正打在老頭子的竹笠子上。那個年輕的過來拱拱手，問了名姓。我也問他的名姓。」寶玉說：「想來是一家子。」湘蓮笑道：「那裡是一家人，都是些烏合之眾。那個年輕的姓羅叫亞群，那老的叫馬振，還有一個姓褚，一個姓申，那一個我不記得了。原來真是『盜亦有道』，都陪個禮，不用咱們說話，他就督催著腳夫趕路，五個人一直送過山才回去，一路上也都說說笑笑的。」賈蘭說：「那一彈子要是打不著怎麼樣呢？」湘蓮笑道：「也只好都送了他。」說的又都笑起來。此時飯已吃完，喝了茶，湘蓮說：「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」寶玉說：「閒了來談談。」湘蓮說：「來倒容易，怕攪了你們用功。」說罷，拱拱手自回梅宅去了。這裡寶玉叔姪送客，進來同到王夫人上房，就把柳湘蓮來拜的話說了一遍。王夫人說：「這不就是尤三姑娘要嫁的那個人嗎？」寶玉說：「可不是他。」賈蘭說：「太太瞧他還會保鏢呢！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麼個能幹人，怪不得尤三姑娘要嫁他！後來怎麼又鬧的抹了脖子呢？」寶玉說：「都是東府裡鬧的那些原故。」王夫人說：「本來尤三姑娘那兩隻眼睛長的犯相，不娶那樣媳婦也罷了。」又說了幾句閒話，王夫人叫他們自去歇著。於是叔姪各自回房。

且說寶玉一進院門，只見上房燈燭輝煌，恍惚寶釵在炕上坐著，還有幾個人瞧不出來是誰。他便順著西廂房的走廊來到窗下，隔著玻璃一看：見寶釵坐在炕裡頭，面向北；擺著一桌果菜，襲人坐在東邊，挨著排插；麝月、鶯兒坐在地下椅子上，向南；又是說，又是笑。只見小丫頭雙環出來潑水，寶玉向他擺擺手，雙環會意，悄悄的說：「怪冷的，二爺何不進去，排插後頭不是杌子。」寶玉點點頭兒，趁著丫頭掀簾子，就跟進來，坐在杌子上。

只聽寶釵說：「你倒是喝呀！」襲人說：「喝呢，奶奶也喝呀！」麝月說：「奶奶不用讓他，他等人全了才喝呢！」鶯兒說：「如今咱們這屋裡，連上帶下才幾個人呢！那年二爺的生日，我跟了姑娘往怡紅院去，那時候人才多呢，那個熱鬧法兒！」寶釵說：「那個熱鬧也不是常事。」襲人說：「真可是大家只為熱鬧，喝醉了，七顛八倒，躺下就睡。那一遭不是我們倆伺候著燈兒火兒的，饒是小心，還聽多少閒話，造多少謠言，上頭知道了還擔不是。如今雖說人少些，省好些心。就像今日罷，奶奶這麼賞臉，妹妹

們拿我當個姐姐似的，就是多喝點兒也沒亂兒。」麝月笑道：「你白試試，要是喝醉了，保管你有亂兒。」襲人啐了一口說：「你又扯到那裡去了！」寶釵叫鶯兒：「瞧瞧外邊兒的火碗滅了沒有？趁熱吃點罷。」麝月說：「奶奶不知道，他留著肚子吃體己呢。」襲人笑道：「等我閒了，撕你那嘴。」鶯兒說：「這有什麼呢？」麝月說：「可說呢，昨日晚上我給奶奶剝橙子，剩的就給我吃了，這不是體己麼，我怎麼不著急呢？」說的寶釵也笑起來。鶯兒叫人換熱酒，雙環答應過來，鶯兒說：「你不中用，再叫個大些的。難道這麼早就都睡了不成？」

只聽寶玉笑著說：「沒睡，伺候著呢！」三個人一齊站起，寶釵在炕上也欠欠身。寶玉說：「請坐。」自己就坐在襲人對面。襲人與寶玉、寶釵都斟了一杯，又給麝月、鶯兒斟了一杯，他二人又回敬襲人。寶釵問寶玉：「你幾時進來的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他們三個人爭體己的時候就來了。」說的三個人都不好意思起來。寶玉問寶釵：「什麼事如此盛談？」寶釵道：「襲姑娘的生日，難道你忘了麼？」寶玉說：「不是明日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今日先替他作壽日，明日正日子再吃麵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趁著我不在家，這才是體己呢。」襲人說：「這是奶奶賞的。這些年，爺還沒這麼賞臉過呢。倒會說便宜話。」麝月說：「不用鬧這些個給我們娘兒們瞧了。」說的都笑了。又喝了幾杯，聽見鍾打了十一下，寶釵說：「不早了，再喝會兒該歇著了，明日還要磕頭呢。」寶玉說：「我也睏了。」於是大家起席，盥漱已畢，各自安歇。

寶玉想起方才鶯兒說那年在怡紅院過生日的話來，那是何等熱鬧，一時之間星流雲散！如今雖有妻妾四人相伴，寶釵之端莊，襲人之恭謹，麝月、鶯兒原是小丫頭出身，雖然收了房，仍是各守本職。如何像晴雯之驕傲，芳官之輕狂，所以弄的個寶玉竟不能恣情縱欲，倒被他們拘束起來。因想到明日花朝，正黛玉二十冥壽，要祭奠一番，又不好明說，只說祭花神便可瞞過他們。這一夜真是展轉反側，直到雞叫才略睡睡。天亮就起來，梳洗畢，到上房請了安，便出去叫焙茗買幾樣鮮果，再買兩盆春蘭。此話不提。

且說寶釵曉妝已畢，看著襲人打扮上，帶著到上房給王夫人磕頭。他自己又到李紈、周姨娘處去讓。此時寶玉從書房進來，寶釵尚未回家，只見婆子們掇進兩盆蘭花，還有兩大蒲包鮮果。麝月笑道：「壽禮來了！」寶玉說：「別混說，這是祭花神用的。你找兩個好花盆換上，再瞧瞧那果子是幾樣，預備幾個好盤子。」麝月就問：「供在那裡？不用香燭嗎？」寶玉說：「晚上才祭呢。」說罷就出去了。寶釵同襲人回來，看見花果，便問：「誰送的？」麝月就將寶玉的話述了一遍，寶釵想了想說：「是了，今日是林姑娘生日，還是二十歲呢。不要說破，只怕晚上還要往瀟湘館去呢。」襲人道：「那可使

不得，屋子又潮濕，再搭著這陰天，還得奶奶攔他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不用攔他，也攔不住。索性叫老婆子去把屋子拾掇出來，籠上火盆，預備下茶水。屋子弄暖著點兒就是了。」襲人自去分派人往瀟湘館去。麝月找出兩上藍田玉的花盆，瞧了果子是八樣，就拿了八個纏絲瑪瑙的盤子，又是一個古銅小爐，用琺瑯小盒裝了一盒沉檀，又收拾出一份潔淨茶具。寶釵笑道：「好好預備，不然林姑娘是要見怪的。」

正說笑道，平兒打發老婆子拿著個拜匣，笑嘻嘻給寶釵請了安，又問了襲人好，說：「這是我們姑娘給襲姑娘祝壽的。原要親身過來，這兩日有點不舒服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不敢當，年年叫姐姐費心。」寶釵問婆子：「只怕也快了罷？」婆子說：「聽見說是月底。」襲人讓他喝茶，婆子說：「不喝了，家裡忙呢。」襲人騰了匣子，給了五百錢，說：「回去替我給姐姐道謝罷！」婆子答應去了。襲人把四件活計送與寶釵看，寶釵說：「這檳榔包兒是他自己作的，實在下工夫。」襲人說：「奶奶留下使罷！」寶釵說：「你留著用罷。我有個平金的，也是他送的。」只見寶玉掀簾進來，問道：「誰送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平姑娘給襲姑娘作生日的。」襲人鋪下紅氈，說：「等著給爺、奶奶磕頭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不必了。」襲人便拜了下去，寶玉連忙拉他起來，又給寶釵磕頭，寶釵拉起，說了幾句祝詞。又有眾人拜壽、道喜，熱鬧半天。

晚飯後，寶玉向寶釵道：「今日花朝，我想咱們在園子裡住的時候，逢時遇節大家玩耍，後來就擱下了。今日我要祭祭花神，自然是園子裡清淨些，你替我想個地方兒，那一處好？」

寶釵笑道：「清淨中之最清淨者，莫過瀟湘館。然而祭花神須得一篇祭文，可別像祭芙蓉神的那些『共穴』、『同灰』、『情深』、『命薄』的字樣，用不得！芙蓉神原不大識字，這花神可是品學兼優的，倘或冒犯了，又得一篇後祭文賠不是。」寶玉說：「你怕我作的不好，你就替我作一篇。」寶釵冷笑道：「又不是我祭，不犯盡著作那冒名頂替的事情。」說的寶玉無言可答，只好搭訕而已，笑著說：「三個人勻兩個跟了我去，祭文也到那裡再作罷。」寶釵道：「他的生日沒有不去的理，就叫麝月、鶯兒跟去罷。」又問道：』今晚回來不回來？」寶玉道：「自然是祭完了回來好，又怕園門關的早，好些累贅。」寶釵道：「說准了，好把鋪蓋拿了去，不然怕凍著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也好，索性明日一早回來，倒省事。」寶釵聽了，叫襲人打點鋪蓋，又叫老宋媽跟了去，在下房伺候茶水，又說：「你們倆也拿牀被去，看凍病了又是事。」於是婆子們將祭禮、花果，暨鋪蓋、臉盆等都搬運到瀟湘館去。這裡寶玉不住的瞧表，寶釵說：「該去了，看下起來，就是那一篇祭文還得作幾個時辰呢！」寶玉站起身來說：「咱們走罷！

」寶釵笑道：「見了花神想著替我問候罷。」寶玉帶了麝月、鶯兒笑著去了。進了大觀園，一路尋思這祭文的作法，太莊重不能盡情；若把私心寫出，又怕得罪了黛玉。左思右想，猶疑不定，又不好回去和寶釵商量，說：「也罷，索性不用那些繁文，全憑這一瓣心香以表精誠，或可夢中相見亦未可知。」打定主意，不知不覺已到瀟湘館。見那滿院的修竹更比從前茂盛，連那石子甬路上都迸出春筍來。抬頭一望，密不見天，真是蒼煙漠漠，翠靄森森，窗軒寂寂，簾幕沉沉。屋簷下還掛個不全的鐵馬，被東風吹的叮噹亂響。此時將近黃昏，寶玉心中十分傷感。

鶯兒過去掀起絳氈板簾，見當地籠著個花梨架白銅小火盆，臨窗桌堆著那祭禮，滿屋裡卻無灰塵。便教他兩個把蘭花供在迎面案上，又把小方桌抬來放在中間，把鮮果擺好，又供了碗雨前茶，前面設上小爐。麝月問：「二爺不是要寫字嗎？」寶玉道：「不寫了，你舀水來洗洗手，拈香。」正自安排，聽窗外淅淅瀝瀝下起雨來。寶玉淨手拈香，恭恭敬敬磕了四個頭，默禱一番，起來坐在椅子上痛哭了一場。麝月、鶯兒看著又是好笑，又想起黛玉在日的光景，不免也都傷起心來。二人商量，過來也磕了四個頭。寶玉站起來，看裡間，見牀上堆著兩捲鋪蓋，寶玉說：「把我的就鋪在套間林姑娘常睡的暖閣裡。你們倆就在這牀上罷！」麝月鉤起秋香色軟簾，只聞得一種香氣，深浸腦髓。麝月說：「什麼香？」鶯兒說：「這是林姑娘。」麝月問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鶯兒說：「那年我跟著姑娘們放風箏，我光著脖子。林姑娘怕我吹著，就把自己的一條白綢綢手巾給我圍上。後來我還去，就賞了那手巾，就是這個香味兒。我放在箱子裡薰衣裳都香了。」麝月說：「瞎說，這些年還香？」寶玉聽見這些話，便說：「你們不知道，像這樣香總不會散的。所以古人曾說過『至今三載留餘香』，這正是一樣的香了。」鶯兒說：「這麼說起來，我們姑娘那冷香丸的香氣自然將來也是不散的了。」麝月瞅了他一眼，鶯兒自知夫言，忙著鋪設好了，服侍寶玉寬衣睡下。二人背起燈光，自去歇息不提。

且說寶玉雖躺下並未睡著，想起黛玉在時，花容月貌並那雅謔嬌嗔，無一樣不令人銷魂，未免在枕上落了幾點眼淚。忽聽一陣風來，吹的那滿院的嫩梢相觸，便想起《西廂記》上的「風弄竹聲則道金佩響」，真成了「意懸懸業眼，急攘攘情懷。」正想著，只聽窗個有腳步聲，寶玉起身一看，見個垂髫侍兒提著個絳紗宮燈，後面一個美人手扶小婢，姍姍而來。進門來，寶玉細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黛玉。頭挽雲髻，身披霧過去縠。寶玉迎著問道：「妹妹身上好？」那美人並不答言，而帶薄嗔，坐在生前常坐的椅子上，說：「寶玉你好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便滴下淚來。寶玉說：「妹妹還是惱我呢！」回頭看了看，不見那兩個侍兒，便走近前來，說：「並非我負心，因是雙親之命。自你仙逝後，我時時在念，刻刻難忘。你若不信，拿出心來你看！」黛玉道：「你這些話，

我都不懂。自你搬出園去，我每日無非是調鸚、看竹，及時行樂。」此刻，寶玉恍惚自己娶的原是黛玉，彷彿今日正是佳期。向黛玉笑道：「數載苦心，也有今日了。」暗想道：「他們都說娶的是寶姐姐，原來還是林妹妹。」看他兩道似蹙非蹙的眉，兩隻似睜非睜的眼。寶玉情不自禁，那黛玉也就半推半就，這一夜綢繆繾綣，不必細說。

只聽一聲雞鳴，寶玉從夢中驚醒。那枕上雲香，被中豔影，依稀尚在。看了看殘燈微燄，窗紙發白。想方才的夢景，若說是夢，又歷歷分明；若說非夢，仍是我一人在此。也不管他是夢不是夢，也算是了結了我二人的心願。翻來覆去，見天已大亮，自己起來，走到外間，見他二人並未卸妝，合蓋著一牀被，尚在夢鄉。寶玉輕輕的坐在旁邊，麝月一睜眼看見，便推鶯兒。

二人笑著起來，說：「二爺好早，別是沒睡罷！」寶玉笑問：「昨夜花神來了沒有？」麝月說：「怎麼沒來？」寶玉問：「你聽見說什麼沒有？」麝月向鶯兒使個眼色，鶯兒說：「那些話我可不說了。」寶玉又問：「你們到底聽見沒有？」二人齊說：「豈止聽見，還瞧見了呢！」寶玉又問：「瞧見什麼了？」麝月說：「那更說不得了。」寶玉聽見這話，只道昨夜的事他們有所見聞，便紅了臉，笑道：「不用鬧了，咱們家去再說罷。」不知寶玉到家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